

东西方差异根源：从神话说起

这个时代神话已经被边缘化了，这是随着文明的进步所必然产生的结果，但是神话，是一个民族的 DNA。所以当我们审视东西方文化差异时，神话自然是我们回归的重中之重。

首先我想引用一个印度神话“象头神”迦内什的故事。迦内什是为说书人记录下整本《摩诃婆罗多》的神，他的弟弟是英勇的战神，卡提凯亚。他们有一天决定谁可以以更快的速度绕世界三圈，卡提凯亚跳上他的孔雀坐骑，开始一路狂飙；而迦内什只是绕着自己的父母走了三圈。当然是迦内什更快了，他宣布：“我赢了。”卡提凯亚当然不服，迦内什说，你绕的是“the world”，我绕的是“my world”，两者孰轻孰重？“

如果大家理解了这里的“the world”和“my world”，你就会理解理性和神话的区别。外在世界告诉我们世界的运作模式，它的形式是“how?”，而内在世界企图从人类的自我立场解释世界的运作模式，它的形式是“why?”。

现在我要说一些自己对神话的理解，术语化一些，我认为神话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是原始人类在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相互依存关系并未完全建立时主观演绎的先验的世界认识论。是人类在认识能动性较低时超越自己的知性范畴所美化出的一个世界认识体系。它是对一个民族的本我最原始最真实的表达，所以我说，神话是一个民族的 DNA。而每个民族都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追问自身的存在，并且形成了一个本民族对生命的理解，这就是他们的神话世界。这个世界的形态以宗教仪式，符号象征，原始图腾，故事传说等形式流传下来，参与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文明，整个过程是非理性的。差异和冲突的根源也在此过程中自然形成。在这里我突然不知要用怎样的逻辑，因果还是转折，总之，神话的美学意义高于迄今为止历史上一切的人类活动。

公元前 326 年，一次文明的冲突在印度河畔的两个人之间展开了。所向披靡的亚历山大大帝似乎碰到了个软钉子，一个密修者，他盘坐于石头之上，仰望天空。亚历山大大帝问他在做什么，他说：“我在体验虚无。你呢？”“征服世界。”他们都笑了，认为对方是个傻子。一个觉得对方在浪费生命，一个觉得对方所做毫无意义。但是我们考察他们所在文明背后的神话，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是亚里士多德，他会给王子讲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故事，阿奇里斯在时战无不胜，他一旦不在就必败无疑。“小亚呀，你可要成为阿奇里斯这样的英雄哟，不能做西西弗斯日复一日推着圆石上山啊！要活得轰轰烈烈，要干一番大事业！你看那伊阿宋，带领着他的勇士区寻那金羊毛。（虽然伊阿宋是为了得到王位而且半路还被一个“女儿国国王”给色诱了）只要你参与，就一定要赢！”希腊人相信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死后就要到冥界，跨越冥河，如果你的生命是精彩非凡的，就可以到极乐净土 Elyson 乐园。但是这些不是密修者听到的神话故事。他听到的是婆罗多的国王婆罗多征服了世界，然后他去攀登世界第一高峰，须弥山。他想要在山峰插一面旗，代表他是第一个征服世界的人。他却发现山顶早已插满了旗，每一面旗都写着，我是第一个。这是密修者背后的神话。在印度神话中，奎师那和戈文达都是至尊人格首神的化身，但是他们不是两个人生中的不同人物，而是一个神的两个轮回。印度神话中也有一条河，像冥河一样分开生死两界，叫做 Valtarani，每个人都要无穷次的穿梭于河流两岸，即生命的永恒轮回。

这便是神话作用于文明的力量。

我们知道，西方文明有两大源头，一个是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另一个是古希

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与希伯来文化有着很大程度的相通性，而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理性，我们把这种理性称为基督精神。当然，此二者在其他方面也有迥然不同之处，因我们今天主要探讨神话而非神学，故不赘述。而古希腊罗马文化之间的相通性很好理解，因为罗马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而希腊在文化上征服了罗马，这种相通性被称作希腊情感。希腊情感的核心是原欲。所以我们今天的西方文化有两个很重要的标签，理性和原欲。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纵观一下古希腊神话，并与中国文化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古希腊神话传递出一种本我的人生态度，即追求人原始欲望。古希腊的神，从宙斯开始，好色之徒比比皆是。因为好色，宙斯有七个妻子，其中最后一位是天后赫拉，这样还不够，还去人间变成一头牛诱惑了一个名叫欧罗巴的少女，并带着她到了一个从未有人到过的地方，后来便以她的名字命名这块土地，这就是欧洲。黑格尔说的还是很文雅的，说西方的光明来自东方。因为好色，帕里斯掳走海伦给特洛伊和雅典带来了十年浩劫。因为好色，爱神阿芙洛狄特背着自己的丈夫铁匠神赫淮斯托斯，在外有赫尔墨斯，战神阿瑞斯，海神波赛冬，阿杜尼斯等无数蓝颜知己。现在要说一个重要的事情，铁匠神成为所有神中最后一个知道爱神与战神偷情的事情，在床上安装了一个开关，当两人云雨翻滚欲罢不能时，开关触动将两个人锁了起来，铁匠神把所有奥林匹斯山上的神都叫来请他们评理。可是没有一个神指责当事人，都在一旁边看边评论，但是所有评论里面没有一句与道德挂钩。比如说赫尔墨斯说：“阿瑞斯真让人羡慕嫉妒恨啊！为什么我没有这个福分？”当然，希腊诸神如此好色，除了彰显本我人生意义，也是构建一个严密的神话体系的需要。而我们反观我们自己民族的神话，突然就觉得我们活得太亏了，人家纵情男女之欢，我们的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人家在奥林匹斯山歌舞升平，我们的女娲在炼石补天，神农在尝百草，伏羲在对着八卦图发呆；人家有外遇都不觉得道德败坏，我们的神整天仁义道德但是素质却总是出问题。

所以从之诺到亚里士多德到后来的黑格尔马克思，西方的辩证法一步步完善，理性思维的力量引导了一次次的科技革命，并帮助西方走在世界的最前沿；而中国却从孔孟到程朱甚至到今天还在道德。当然，以上论述不包含我个人的任何主观情绪，只是阐述客观现实。其实，关于神话本身的诸多问题，在本篇中未来得及具体阐明，这已是另外一个话题。

邓程元
2014年11月